

## 文化周刊

共享时代 乐享图书

## 图书馆,离家越来越近

## H观察

■ 本报记者 徐晗溪

海口耀江花园小区有一个好去处,那里是孩子们的阅读天堂,一间不大的客厅装满了儿童绘本等读物,有些孩子一边吃着奶,一边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看画册,享受当下的静谧阅读时光。

这是一家私人图书馆,建于一年前,女主人名叫张璐。她说,这都是为女儿买的书,女儿长大了,就将它们分享给更多的人吧。

近年来,虽然海南公共图书馆不断增多,但对许多读者来说,他们更希望能在离家更近的地方阅读,而一些如张璐这样的爱心人士也乐于将自己的图书分享给左邻右舍,社区图书馆、私人图书馆随之应运而生,丰富着椰城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。

云舒馆、海图社区书屋、万宁凤凰九里书屋、琼海白石书院、文昌山海天业主图书馆……在海南,一些企业也纷纷与出版社、公共图书馆、书店联合推出公益性质的社区图书馆,将图书馆搬到市民家门口。



张璐私人图书馆是小区孩子的精神乐园。 徐晗溪 摄

## 社区图书馆 或将成为海南一道风景线

最近,居住在海口秀英区御景湾小区的市民发现小区外开了一家社区书屋,琳琅满目的新书不仅可以随意阅读还能免费外借,这是海南省图书馆和光大银行联手创办的海口市第8家海图社区书屋。

从2014年5月10日起,省图书馆与企业联手,相继在海口、三亚等地推出社区图书馆,3年之后,回顾海图社区书屋的发展,省图书馆馆长李彤直言这是省图书馆建设社区图书馆最成功的经验。

在她看来,社区图书馆对推动全民阅读的意义不言而喻,省图也一直致力于将图书馆搬到读者家门口,让老百姓能够就近读书学习。可是这件“有文化温度的事情”,在与光大银行合作之前,或因场地、或因管理,均得不到有效发展。

虽然书源不是问题,可不是每家物业公司都愿意拿出人力、场地资源去建社区图书馆,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破嘴,也只争取到海口龙岐社区、琼中公务员小区等少数几家物业公司的支持。

另一方面,即便物业公司愿意拿出场地、人力资源,可是物业人员的上班时间也与居民的看书时间不一致,长此以往,社区图书馆往往不了了之,形同虚设。“在社区银行里建图书馆,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”李彤解释说。

崭新的图书、漂亮的书架、开放敞亮的阅读环境,较之传统图书馆,这里更便捷、服务更周到;较之其他银行,这里则更像是书香萦绕的新图书馆。据了解,省图书馆为每家社区书屋配图书1500册,图书主要以新书、热门图



↑海口和风江岸小区内海图社区图书馆。市民享受静谧阅读时光。 徐晗溪 摄

## 私人图书馆 势单力薄,渴望更多社会帮助

虽然公共图书馆、书店、社区图书馆缤纷各异,但有孩子的家长肯定懂得找不到好看绘本的痛,而这些书一般价格比较贵,即便买了,看完闲置也是一种浪费。

在张璐看来,私人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、社区图书馆的补充,往往能够提供更特色化的阅读服务。“我给女儿买了很多精装绘本,有些邻居知道后,就会找我借书,后来我想反正女儿长大了,不如建个图书馆把书分享出去。”张璐家住海口耀江花园小区,夫妻二人均爱书,所以她也为女儿买了很多读物,不同年龄段读不同的书,待女儿长到10岁,家里的儿童读物数量已相当可观,便于一年前,建立了一间私人图书馆。

这间图书馆坐落于小区单元楼,房子是张璐租的,普通的三室一厅,她平时会在里面做些糕点,客厅

利用率不高,就改成了图书馆,藏书约有千余册。这是小区孩子的精神乐园,常常有妈妈们抱着孩子来看书。“画册看得比较快,所以绘本比较多。”

从场地到书源,全由张璐一力承担,所以图书馆只提供阅览服务,没法登记外借,只能尽量陈设一些可以现场看完的读物。“我从小就喜欢读书,也喜欢跟人分享。”提到建立图书馆的初心,张璐笑称“没有想太多,只是做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”。

她记得自己小时候常常去外面书店租书,如果不能租书,只靠买书,一个学生哪能有机会读整套整套的金庸古龙呢?所以当自己有能力时,便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。

爱心虽好,却也困难重重。“建图书馆最难的是场地。”三亚市民富荣校也想建图书馆,可他不像张璐

那样恰好有个安静的客厅,所以,即使有出版社愿意友情赞助图书,他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存放。“我想在海南贫困市县建图书馆,这个图书馆兼有画室功能,可以满足当地老百姓的基本精神文化需求,所以位置不能太偏,不能离老百姓的生活区太远。”

“我希望添置绘本的时候,书店能够有个优惠折扣。”张璐希望能给读者尽可能多的选择,却常常苦于个人力量的杯水车薪。对这些私人图书馆的馆主而言,他们能寻求到的社会帮助很微弱。

“我也不知道这个图书馆能办多久,也许以后搬家了,就不会再办了。”对张璐而言,千难万难的处境下,自己唯一坚持的动力,便是孩子读书时眼睛中闪烁的光芒。“阅读真的很重要,要让孩子多读书。”

## 共享时代 每个人都是移动的图书分享点

张璐、富荣校的困境,同样也是李彤推行社区图书馆时所面临的难题,毕竟是每个社区都有足够的资源配置建立图书馆。但李彤认为,随着共享时代的来临,这个难题也开始有了破冰眉目,也许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移动的图书分享点,可以不囿于场地、人员,照样在社区分享图书。

李彤认为,首先可以在小区设立一些“共享书箱”,这有点类似于一个“鸟巢图书馆”,像江苏等省份都有试行。“共享书箱”能够24小时开放,老百姓可以随时拿书阅读。图书可由居民自发捐赠,也能由省图书馆提供,来“共享书箱”借书的读者要留下相应数量书作为交换,供他人借阅。“这样就解决了场地问题。”

关于人员管理问题,李彤提出可以利用省图书馆的志愿者,省图书馆

填表注册的志愿者有3000人左右,固定志愿者有300人左右,平均每周来

省图书馆一次的非固定志愿者每天约有100人左右,与省图书馆签订志愿者服务协议的团体有20余个。“这些人遍布海南各市县、各小区,如果能让他们动员起来,负责自己各小区的图书捐赠情况,就能凝聚起一股不小的力量。”

除了爱心,科技发展也改变了人们的共享思路。“在上海的时候,如果我们要进行捐赠,只要通过手机APP下单,说明捐赠物品的情况,就会有快递员上门取件,全程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捐赠。”据“候鸟”市民毕婷婷介绍,一些城市已经在推行“一键公益”项目,这个项目由快递公司与公益组织联合完成,一键呼叫快递员上门揽收,后续还可查看捐赠物流向,还有望实

现捐赠物从用户到公益组织、公益组织至受捐人间的全程追踪。

虽然海南尚未有快递上门取件的捐赠服务,李彤却受益于这种“互联网+公益”的“共享思维方式”。她坦言自己颇受启发,准备打好“志愿者”这张牌,让老百姓捐赠更放心、更透明,进一步丰富省图书馆的图书捐赠来源,让更多的市民可以受益于阅读与思考。

在海南大学青年学者汪荣看来,与传统的公立图书馆不同,社区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属于新的藏书形态,方便也增加图书的种类,便利了民众的阅读生活。“社区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的盛行,事实上也减少了公立图书馆的压力,是社会力量承担政府公共职能的体现,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意味着我们社会‘共享意识’的普及和公共意识的进步。”

## H评弹

## 参观现代美术展 文明应尽早“毕业”

据媒体报道,6月2日,中国美术学院2017毕业作品展落幕,但让人遗憾的是,很多美术作品遭到了观众的“摧残”;汉白玉石雕鱼作品被拿走;由1000个彩色蜡块叠成正方体的作品《1000个彩色蜡块》,被偷得没有了原型;还有女观众操起一幅作品中的石头“皮皮虾”,就往包里塞……

美术作品展,特别是现代美术展被观众野蛮“观赏”的问题,层出不穷。相对于传统美展,现代美展所固有的参与性、互动性、“波普性”,

很容易降低公众的文明阈值,导致作品更容易受到破坏。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:怎么提升公众参观现代美术作品的文明水平?

现代美术更强调作品的多元主义,通过光影效果、装置艺术来表达美术观点,阐发人文关怀。其内涵更具有开放性,往往通过装置与受众互动构建作品意义,其材料往往采用相对廉价的,有的可能是几千个瓷娃娃堆在一起;有的可能是一堆上世纪80年代的老家具或者铁皮罐子,形成“波普艺

术”风格。在公共文明的层面来说,现代美术作品很可能因为其“亲近性”,突破了传统美术那种高高在上的仪式感、严肃感,让很多参观者在互动同时失去了敬畏之心,将现代美术作品当成一个亵玩的对象。

但是,现代艺术的互动性、“波普风”

不是被观众破坏的借口。事实上,它们

看似随性、廉价,却依然是美术工作者的严肃作品,它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很

多和传统美术作品是不相上下的。

关键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现代

美术的“文明红线”。一则是艺术学

院、媒体、展览机构等要更广泛地普及

现代艺术知识,让公众明白这些看似

“廉价”的作品,本身凝结了艺术家的

创造性劳动,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,哪

怕没有像传统美术那种有装裱、镜框

的“加持”依然是严肃的作品,不该有

顺手牵羊的亵玩心态。二是全社会对

于观展、观影的文明水平有待提升,无

论作品能不能看懂,至少不能去踩踏、

破坏。

改革开放后,以装置艺术、波普艺

术等为代表的现代美术作品在中国内地兴未艾,如今也有了二三十年历史了。对于现代美术展览,观众不该还是当年那种幼稚、惊骇的心态了,应该体现出现代公民应有的文明素质。

又到一年毕业季,又一批年轻的美术家顺利毕业了,但是公众参观现代美术作品的文明素养,什么时候能毕业?看不懂现代美术,不丢人(本来就是意义多元的);但动手破坏、盗窃作品,就很丢人了。

(据《深圳特区报》)

## H点击

人工智能出版诗集  
人类连写作阵地都守不住了?

日前,人工智能“小冰”的诗集《阳光失了玻璃窗》出版了。

公开报道显示,这本诗集是“小冰”用100个小时,“学习”自1920年代以来519位中国现代诗人的所有作品,并进行了多达10000次迭代后完成的。对比来看,如果让人类把这些诗读1万遍,大概需要100年。

策划该书的湛庐文化编辑安烨告诉记者,小冰写诗速度很快,几乎“每分钟都可以写”。这期间,小冰一共写了7万多首诗,“通过‘灵感模型’,看图写诗”。不过受限于诗集篇幅,编辑最终只挑选了139首集纳成这本《阳光失了玻璃窗》。

安烨还称,《阳光失了玻璃窗》是一本百分之百由小冰创作的诗集,没有经过任何润色,连书名都是小冰自己起的,书中甚至保留了小冰的错别字。“我们只在出现错别字的时候,在后面做了标注。”她说。

读起来朦胧胧的,但就是一些漂亮的词、一些诗意的辞藻的组合。既没有情感,也没有想象力,更没有经验的构造能力。”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姜涛对这本诗集的看法。

诗人于坚则说得更明白。“冷酷、无心,修辞的空转,东一句西一句随意组合,意象缺乏内在逻辑,软语浮词,令人生厌的油腔滑调,原材料来自平庸之句。这个软件对诗的理解是电视台诗歌朗诵会的水平。这个软件设计不出灵性,设计不了‘诗成泣鬼神’。”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。

诗人欧阳江河也认可这样的说法。“不是人话,没有人味”,这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这本诗集给出的评价。

在欧阳江河看来,小冰只是在对已有的诗歌重新进行判断、组合。“这个过程中,人味、人的个性,还有诗句后面的东西都被过滤掉了,只剩下修辞组合、词语的游戏。”

而对于这样的诗,欧阳江河认为,随着小冰不断学习,它的诗可能能够达到二流诗人的水平。“但它永远成不了原创性意义上的伟大诗人。”欧阳江河直言,在诗歌上,人工智能绝不可能对人类产生威胁。



关注  
文化  
周刊  
扫描  
二维码